

欧阳修的西湖放歌

□ 李鑫

在文坛大佬欧阳修的一生中，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人生乐章的主旋律，无论春风得意还是流年不利，许州（今许昌）和西湖始终是他心中的白月光。

公元1036年，欧阳修因为与范仲淹“英雄所见略同”而遭到政敌的打击，被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同时，他前后娶的两任妻子都因病早亡。仕途失意，亲人早逝，让而立之年的欧阳修人生跌至谷底。他无处说凄凉，只有暗自神伤。就在此时，一缕春光温暖了他的心房。这束光让他看到了友情的可贵，这束光让他重燃了追梦的希望，这束光便是远在许州为官的好友谢伯初。一个政治生涯被宣判缓刑的人，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谢伯初不仅没有疏离，反而给他写信题诗加油打气，这让欧阳修仿佛看到了西湖的春天。于是，1037年2月，欧阳修回赠了一首《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糝。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唯有东风旧相识。

一首诗百来字，居然用了九个“春”字，这首诗与其说是回赠，倒不如说是一种心灵歌唱。因为这时的欧阳修不

仅没到过许州，更没见过许州西湖的盛世美颜。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深情厚谊的许州老友和想象中如梦似幻的许州西湖能够安慰到欧阳修那颗潮湿而破碎的心。

就在写过这首诗后不久，同年的阳春三月，欧阳修终于来到神往已久的许州西湖，此时的许州西湖水面百顷，湖光晓烟、蕊杏含春，烟波浩渺的许州西湖使欧阳修困顿的心境顿时开阔明朗起来，他不禁发出了“西湖者，许州胜地也”的赞叹。就在这个春天，欧阳修迎来了一束束花开，品味到了爱和暖，走进了自己的四月天。在许州，欧阳修与妻子薛氏完婚，从此一生相伴，连抱四娃。欧阳修的四子欧阳辩生活在许昌，血脉绵延至今已近千年。如今，襄城县麦岭镇欧营村近半数村民都是欧阳修的后裔。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欧阳修正是如此。他在仕途上极不顺畅，贬谪是常有的事，接踵而至的苦难反倒让欧阳修催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灵魂。他早年自诩为“达老”，意思是今后无论遇到多么糟心的事，自己都要做一个旷达超脱的人。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顶级歌词作家，他写的歌词新鲜出炉就“炸”街，是当时坊间最时尚的元素；他是文学巨擘，他的《醉翁亭记》自问世以来圈粉无数；他是史学家，《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

《新五代史》就是他主持编纂的；他是政坛领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是肝胆相照的挚友；他是朝堂肱骨，在仁宗、英宗两任皇帝立嗣的国本大事上，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一手提拔了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司马光、张载、包拯等人，使“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成就了北宋文坛和政坛最为辉煌的一代；他晚年以“六一”居士自称，藏书一万，金石遗文一千，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吾一翁，谓之六一；辞官隐退后，他居住在颍州西湖畔，一连写下十一首“西湖好”诗歌，带着惬意的情怀“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直到终老。

压不倒你的，必使你强大。哪怕生活平凡到毫无新意，甚至充满苦难和不堪，你依然可以过得风生水起。纵观欧阳修的一生，他不以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和理想。他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虽与王安石为政敌，却亦师亦友。他是晏殊的学生，因为暗讽老师不体恤民间疾苦，最终两人“无可奈何花落去”，始终未能“似曾相识燕归来”。然而，经历过政治风雨洗礼的文人士大夫说，当欧阳修真正摆脱这一切的阴影后，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与众不同的。因此，当我们今天再看《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时，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欧阳修在65年的人生苦旅中，是怎样以坚定的信念和达观的情怀，豪情纵酒须放歌，终于迎来了春色满人间。



本期版头题字：金良

鹧鸪天 学习习总书记讲话有感

□ 焦永华

辛丑隆冬岁末寒，
京华盛会耀文坛。
江山壮丽描丰景，
华夏复兴绣彩船。
除旧梦，换新颜，
披荆斩棘再登攀。
高歌猛进金光路，
大展宏图使命坚。

临江仙 读党史感怀

□ 杨守祥

我用傲骨思旧梦，
情怀岁月沧桑。
腥风血雨荡疆场。
金戈骁勇，
铁马破天荒。

我用灵魂追远梦，
求索万象春光。
穷读烈士好文章。
精神抖擞，
肝胆照天罡。

七律 初冬晨起散步

文/庄生

一声晓唱漫清埃
万户千窗次第开
梦里谈欢知旧面
目前叶落感新怀
云霞未减初冬暖
翠竹仍添灵韵才
无语蜡梅枝已壮
馨香静待雪匀腮

忆旧

□ 王天胜

早岁天真故，一腔热血流。
红尘酬壮志，岁月染白头。
意寄诗文内，情飞海角头。
老来归恬静，无喜也无愁。



《北海风光》

签约摄影师翟英健摄

冬天的山野

□ 司徒德珍

四季轮转，我唯独偏爱冬天。冬天的山野，没有百花盛放的明媚，没有草木葱茏的浓郁，没有层林尽染的壮阔，只有大自然留下的素然本真。此时的山野，没有多余的装饰，繁华皆落尽，呈现着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近日天气晴好，我决定到山野里看看早已惦念的那些树木，那些花草，那些飞鸟。上次来的时候还是深秋，树叶殷红似火、艳黄如金，整个山坡像一幅油画。如今，树的枝头却是荒芜的，只剩下零星的树叶在寒风中荡漾，不免让人生出几分惆怅。但我的视线落在那些树冠上时，又不由得心生感动，万千的枝条坚挺在冬日的寒风里，不喧哗，不颓败。挺拔的树干端坐在光阴里，从容不迫地接纳着风霜雨雪。我知道，树

是有眼睛的，它的眼神深邃而幽远，散发着安详的光芒，像慈眉善目的老人，这是数百年里四季轮回的沉淀，是沧桑堆积出的清朗。

我抬头与它对视，恍惚间仿佛站在岁月的长河里。往回看是青涩到成熟的磨砺，从年少轻狂到隐忍得体；往前看是褪尽浮华的谦卑，经历了人生的百转千回，便有了某个年龄合宜的沉稳。前方的路，漫漫亦慢慢，不喜亦不惧。

树旁的野草与落叶相拥，呈现出另一种生机。稠密的芒草尤为惹眼，它褐色的茎叶饱蘸阳光，静谧而温暖。山坡上的狼尾草挺立在寒风里，一簇簇，像凝固的浪花随风摇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它们的茎叶早已干枯，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它们在寒冬里默默积蓄力量，孕育着新的希望。我蹲下身子手指轻抚这些花草，唯恐惊

扰了它们，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骨子里早已镌刻了独有的顽强。

树木深处传来鸟雀的喧闹，不用抬头便知道是喜鹊的叫声。在这个季节，大多数鸟儿都已飞往南方过冬了，喜鹊却不走，它们在光秃秃的枝丫上蹦跳，守护着肃冷的山野。

在食物稀缺的冬季，觅食是留守鸟儿首要解决的问题。这难不倒聪明的喜鹊，它们在乔木和灌木丛搜寻，几枚野果、草种便可充饥。喜鹊不贪心，窝能遮风挡雨就好，野果能吃饱即可。它们在暖阳里嬉戏、歌唱，“喳喳”的叫声中充满了安逸。做人若能像喜鹊一样，知足常乐，那他的人生定是豁然开朗、悠然自得。

此时的山野是人间的一方净土，很适合思索或发呆。我放慢脚步，看着漫山的冬景与自己的灵魂窃窃私语。